

戲劇小叢書之七

開荒

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編

編劇

田成仁

配曲

楊明全
顧光謙



東北書店 遼寧分店出版

開 荒

編輯者：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
出版者：東北書店遼寧分店
發行者：東北書店遼寧分店
印刷者：遼寧分店印刷廠
經售者：各地東北書店

1949. 2. 1 — 10.000

定 價：元

時間：一九四八年春耕時

地點：遼寧某村

人物：

張樹茂：三十歲（老實農民較保守）

張 妻：保守貪便宜（張樹茂之妻）

李老頭：七十整（軍屬身體健壯，對事明理）

孫德盛：四十餘（狡猾陰險的地主）

生產委員：三十左右（積極能幹的農民）

農民：甲、乙，二人

第 一 場

張樹茂：（左手提糞筐右手拿糞叉，從右幕扭上）

唱：『第一曲』

（一）雄鷄一叫東方紅，紅光照耀俺窮人，
急忙爬起上街去，街上的人兒忙撿糞
我也去把糞來撿，撿了兩筐把家還。

（二）太陽一出東方亮，天下窮人笑盈盈，
家家戶戶忙又忙，整理農具把田種，
政府號召多開荒，我的心裡想不通。

（糞筐放下立在台中央）白：

屯裡的生產委員這幾天不開之到我家來，叫我好好撿糞種地，還叫我開荒說誰開的就歸誰有，三年不拿一粒公糧（停下走幾步）。我不信能有這樣事，可是，你說不信吧！他可開啦，信吧！又怕沒有這樣便宜事，（想一下）還是開對，開完了給咱那更好，不給也不能吃虧，反正共產黨在這兒只要幹活就不能吃虧（肯定）對！開！要是開晚了都叫別人開啦那後悔也來不及了。走！拿鋤頭

去（回轉身拿鋤頭）。（內聲：你拿鋤頭上那去？）

張：開荒唄！

妻：（邊出邊說）你看你這個糊塗虫你聽着。唱：

『第二曲』

深根細底你不知詳，稀里糊塗你去開荒，

荒地開好歸誰有？打出糧食歸誰藏？

張：你知道什麼？生產委員這樣說的；唱：

『第三曲』

生產委員告訴咱，生產開荒多打糧，

誰開荒來歸誰有，三年不拿一粒糧。

妻：（白）你別上他的當呀！接唱『第三曲』

你別聽他糊亂講，要是這樣誰不搶，

叫聲傻瓜聽我講，還有些大事更不詳。

張：有什麼大事情我不知道？

妻：接唱：『第三曲』

說是土地年年分，又說三年一小分，

到了五年一大分，這就是一件大事情。

張：你別聽人家瞎說呀！

接唱『第二曲』

你別聽他瞎議論，多開荒地沒有差，

政府說的每句話，說到那就做到那。

（白）生產委員說，地就分這一次。

妻：你別聽他瞎扯，他知道什麼？

張：人家是生產委員什麼事人家還能不知道，還不如你？

妻：你看你那個傻樣，你好好用你那個腦袋想想，能是這樣嗎？再說來年分地荒地打在好地一塊分給咱那不是更吃

虧啦！

張：要是這樣生產委員爲什麼開荒呢？

妻：他開啦！開了多少？

張：快到二畝啦。

妻：再還有誰開荒啦？

張：再沒有了，聽說前街老李頭也想開可是還沒開。

妻：（鬆了一口氣）哼！生產委員還不跟你一樣，都是傻糊糊的，精細的那有開的，連生產計劃都沒定。

張：怎麼？你又聽見定生產計劃還有什麼說頭？

妻：你過來，說按生產計劃要糧，說多打多少就要多少。

張：（大意的）他媽的，我當是什麼事情，我早就聽說過啦！哎，誰知道準不準？

妻：還說準不準，大伙都這樣說那就準了唄！

張：不管準是不準的，老在家爬子不行，當真要像生產委員那樣辦，咱還不知道，荒地就沒有了，那可真的吃了大虧啦！

妻：誰說叫你老在家爬貓啦！可不得時常上外邊打聽打聽，現在的事，耳朵就得長點。

張：我到前街老李頭家問問，

妻：忙什麼，等會再去，把驢給我套上推點苞米。

張：自己連驢都套不上，真是好殺吃啦！（下）

妻：你能殺，就殺吧！（下）

）（地主上『快板』）

地：說中央，道中央，罵聲中央你真不強，八路來了你就跑，丟下俺們沒主張，這夥窮黨反了天，又開鬭爭又算賬，還要逼俺來種地，一天到晚受淒涼，眼看中央快完蛋

，我的心裡沒指望，想不幹活也不行，只好給他裝個樣
，只好給他裝個樣。

（白）哎，也不敢在家坐子，小窮鬼叫什麼兒童團，硬去查
我說把地撩了就闕，唉！我到老張家借把鎬頭使使（
走幾步）到了。老張家大兄弟在家嗎？

張：（出）誰呀？

地：我呀！

張：（把門拉開嚴肅的）幹什麼？

地：你把鎬頭借給我使使。

張：你借鎬頭幹什麼？

地：想把我那塊地刨刨。

張：鎬頭我也想使不行啊！你到別家去借吧！對啦！好好把
地種上把地好好侍弄侍弄。

地：就那麼一會事吧！好壤種上去反正是年年分。

張：誰說的是年年分？

地：可不是嗎！還有說三年小分，五年大分，把地侍弄好了
不知道下次分地（這時張妻上）叫誰得去啦！費那麼大
勁有什麼用。

妻：什麼事費勁沒有用？

張：講分地的事。

地：怎麼還能不分呢！你想想今年有些荒地開出來，這些地
不要打在好地一塊分嗎？

妻：（明白似的）對呀！要是誰開歸誰有，那不是又成一個
有地人家了麼？當不了還得重分。

地：他嫂子，還有說誰開荒，頭一年我可不知道拿多少糧，
第二年可得拿三分之一，到三年就得拿三分之二，官糧

一年就比一年多啦！到時拿不出糧大概是不行吧。

妻：（指張）你看看你還不信，大伙都這樣說的，那就不能錯了。

地：現在的事不能稀里糊塗的去做呀，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吃虧了，他大嫂你說是不是？誰要有了就得往下平，這就是共產的目標。

張：（氣怏）沒有事你給我滾蛋，他媽越扯越遠了。

地：（害怕似的）我……我這就走（將下）。

妻：說會再走吧！

地：有空再說吧！我去借鑰頭去（下）。

張：他媽你願聽就跟他去聽吧！

妻：我跟他去幹什麼，你看你那個傻樣，人家告訴你，你還不聽。

張：我他媽的不聽他那套瞎「白話」。

妻：不信你就去開吧！吃了虧累死也不多，我可不幹。

張：去打聽打聽開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像生產委員說的那樣，就是累死我，多開些荒，我也願幹。

妻：（輕視的）你去打聽吧！還能有那樣好事，要是有我和你一樣去幹。

張：好！我到前街老李頭那兒去問問！

妻：你不信就去問問早點回來啊！（妻關門）

張：我不能死在外面就是啦。

扭唱：（第一曲）

邁起步兒往前行，到了李家問分明，
李家老頭年七十，事情根由看的清，
看清事情告訴大家，咱也跟着借個光。（下）

第一場（李老頭上）

（快板）

李：我，李老頭，今年活了七十整，從來沒見過這事情，沒有託地媒，好地到了家，沒有化錢買，浮產也來啦！絲線襪子花花布，綢子大衫帶馬褂，穿在身上心裡樂，樂的老頭笑哈哈。

（白）自從共產黨來了以後，想不到的新鮮事都作出來啦！今年又出一件新事，說誰開荒歸誰有，給我開的分不出東南西北，真是猜不透怎麼回事。八路軍來了以後，我的身體也覺得輕快多啦！也願意幹活，幹的格外有勁就願意開荒，可是不知道細底。唉呀！真急壞人啦！哎！我到大門口踮躑看一看。（農民甲乙上）

「第一曲」

甲唱：春風一颭滿天晴，

乙唱：遍地草木青又青，

甲唱：莊戶人家忙種田，

乙唱：個個忙的不得閒，

甲唱：急急忙忙往前行，

乙唱：要對李老頭說分明。

合唱：

開荒是否歸自己，到底幾年不拿糧，深根細底問一問，知道詳情加油幹。

甲（白）：唉！伙傢你看那不是老李頭嗎？

乙（白）：呵！是他呀！老李大爺你看什麼？

李：（忙回頭）呵！是你們倆上那去呀？

甲：就到你這來找你呀！

李：（驚）噯！找我幹什麼？

甲：哈哈！沒有什麼事，開子「嘮扯」「嘮扯」。

乙：老大爺，來看看你老人家這幾天又忙什麼？

李：沒幹什麼。走到屋裡去坐會，你看你們真費心，快點，到屋去吧！

甲：不用呵！在外邊一樣，大爺你們的糞都拉出去了嗎？

李：前天才拉完哪！活幹的還是差呀！

乙：這些日子德福沒來信嗎？

李：這幾天到沒來，在上年來信說前方想打仗啦！信上寫的叫什麼冬…冬季反攻，是冬天反攻啦！我也記不清楚啦，！反正是想打仗啦！

乙：在前方都挺好的吧？

李：好呵！在信上寫的，餓不着凍不着的還說比在家胖了。哈哈！還告訴我不用掛心，哎，比在家好我就放心啦！

甲：俺大叔上那去了？

李：到農會去了，說不上找他幹什麼。

甲：老李大爺你們沒開荒嗎？

李：哎，你提起開荒，心可想開可是還沒開呢！

乙：怎麼沒開呢？

李：生產委員說誰開歸誰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活了七十啦也沒碰見過呀。

甲：你說沒有這樣事吧？生產委員他可開啦！

乙：一天到晚爲大伙累的不像個樣子，抽空還去開荒真怪！

李：你說真怪嗎？共產黨作這些事情別說我活了七十，就是活了七十七也沒聽過這些新鮮的事情。

甲：要是像大伙那樣說，生產委員爲什麼開呢？他開的還不

少啦！

李：（驚）他開了多少？

乙：好到二畝啦！

李：真急壞人啦，再不開還沒有個屁的啦！

甲：所以俺着急才來找你問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尋思你能知道，再說你什麼事情也能知道個頭尾的。

李：（忙說）啊！原來你們來打聽我，哎呀！我要是真知道就告訴你們啦！我不能護肚子就是了。

甲：對呀！老李大爺不是那種人哪！知道就是知道管保能告訴咱就是啦。

李：不知道，不能像他們胡亂講呵！

甲：對啦！有些人不知道底，就瞎猜亂告訴別人。

李：胡說八道還能行啦，告訴錯了我這不有過了麼。我活了七十歲也沒騙過誰熊過誰，尤其現在窮人都翻身了，有一就說一，有二就說二啊！不能亂七八糟糊說一頓呀！

甲乙：對呀！

（生產委員，李大上）

生：你看（指李大）他們都在這兒，你們來了什麼時候啦？

甲：剛來一會兒，生產委員你們上那去？

生：沒到那去，噢！大叔你也在這兒！

李：（親熱的）你快過來坐坐，你看你累的真够強啊！又到那塊地去啦？你一點也不閒着。

生：到後山坡那塊地來，在道上遇着大兄弟啦！就便來看看你老人家。

李大：生產委員真能幹啊！開出二畝多荒啦。

李：哎呀！你怎麼開出那麼多的荒啦？

生：大叔這還算多麼？別的村有開好幾天了。

李：真的麼？

生：這樣好事誰還不多開呀。

唱「第一曲」

（一）叫聲大叔聽我說，政府號召多開荒，
誰開荒來歸誰有，三年不拿一粒糧，
我聽了心中真高興，決心多開幾畝田。

（二）回到家中把話言，全家聽了好喜歡，
起早貪黑不得閒，抽空我也加油幹，
要把荒山變成地，永遠歸咱自己管。

（白）大叔你說對不對，反正不用花錢買，多開一畝就多得一畝地，大叔你想想你活了七十歲還聽過有這樣事情麼？

乙：大伙說，不一定怎麼回事，說誰也摸不着底。

生：誰也摸不着底？上次到縣裡開會就告訴啦！可是我告訴大伙，大伙都不信，就願意聽他們瞎說。

甲：要是真這樣我就開它半天。

乙：我也開它幾畝。

生：我活了三十多沒撒過一句謊，現在共產黨說了就算，還說將來發地照呢，地呀！永久歸自己有。

衆：發地照啦！（甲乙跳起來）真的嗎？

李：（樂的）快發吧！這回可放心啦！

生：可不是真的嗎！你們又不信啦！

甲乙：信哪！

李大：今天會上找我去，給我一封信是德福來的。

李：（驚喜）怎麼！德福來信了？快告訴我信上說些什麼？

李大：說他現在當上排長啦！

李：當上了部長啦？

衆：哈哈！

生：是叫排長，不叫部長。

李：啊！是排長。這個耳朵一上了歲數就沒有用了。

生：德福這個孩子真有出息不到十幾個月就當上排長啦！

乙：老李家整地有了勁啊！

李：對啊！自從共產黨來家了，咱們窮人的整地也跟着翻身了全都有勁啦！

衆：哈哈！整地也會翻身嘍！哈哈！

李大：爹，還說叫家裡好好種地多打糧食。說全家老少多開荒呀！

李：（驚喜）怎麼叫咱們多開荒，信上怎麼寫的？

李大：說的跟生產委員都一樣。說咱能開多少就開多少，開成了是永遠歸咱們所有啦！還說千萬別忘了叫爺爺好好計劃一下。

李：這不是真的麼！（指兒）走！家去拿鎬頭給我開荒去。
（唱）『第三曲』

叫聲老大快回家，快把鎬頭擦一擦，

擦好鎬頭忙上山，合唱（李大，李）決心多開幾畝荒。

（李大入室）

李：你們說德福這孩子他還能熊我嗎？

（李大持一把鎬頭出）

李：你糊塗死了，怎麼就拿一把鎬頭怎不給我的拿來？快去拿去！（李大不動）

生：大叔你那麼大的歲數，還能開得動啊！還是歇歇吧！

李：怎麼開不動，別看我老了可有勁，有道『人老骨頭硬』，

幹起活來真有勁』。你看看（伸出胳膊）。快回去拿一把來！（李大沒法入室）連這樣也攪不上你開的多啦！

（李大出）快走。（二人跑下）

生：你們倆還上那去？還想開荒嗎？

甲乙：怎麼不開。

甲：還能都留給你呀！家去拿鎬頭去，哈哈（跑下）

生：快走吧！咱倆省勁啦！不用家去了。

（將下，地主上）

地：生產委員你們都忙什麼上那去呀？

生：開荒去，你上那去？

地：我想借一把鎬頭，你們不管誰借一把給我使使。

乙：（哼）不借，自己還不够用啦！誰借給你，走，（向生）別耽誤了開荒。（跑下）

生：你到別家先去借借，等晚上回來再說吧！（下）

地：他媽的，這些窮種，都動搶啦！一塊荒地都紅眼了爭起來啦！等中央軍來了看看你們給誰幹的，他媽的。

張：慌忙跑上把地主碰倒。你呀！你看老李頭他們都上那去啦？

地：誰知道他們往北跑去幹什麼？

張：往北跑了？不是去開荒啦？

地：不知道，哎，誰還能開荒！還有那個傻瓜開出來也不歸自個的，貴那個大勁幹什麼，再說好地不是都分够了嗎？

（後台聲：我開這半天，好，我開這一塊！

李聲：生產委員我老頭找這塊怎麼樣？

生：哈哈！隨便開，願意開那塊就開那塊，快開吧！）

張：呵呀，都開完了，（大伙）你媽他們在那幹什麼，不是開荒嗎？鼇羔子你熊我。（舉鎬頭打地主，地主躲開）

地：哎呀，我的爹，我真不知道。（急跑下）

張：他媽×的完了，沒有了，這怎麼辦？（急走幾步）這怎麼辦？回家去。

唱「第四曲」

急忙轉身往家跑，快把牌子預備好，

牌子插在荒地上，佔上荒地跑不了，

這些事情怨自己，早不聽說真糟糕，真糟糕。

（白）到了，開門，開門。

妻：（跑上）誰呀那麼急？

張：快開門！都沒有啦。

妻：什麼東西沒有啦？（開門）（不耐煩）

張：荒地唄，人家都去開啦，這一下子可完了。

妻：那你怎麼才知道，真是黑傻子叫門，熊到家啦。

張：還說熊到家啦，就怨你，不信生產委員的話。

妻：你信你怎麼不去開，老在家「摸成」「摸成」的，家裡有什麼離不開的事。

張：我他媽離不開你，想去打聽打聽就不讓出去，熊樣，什麼活都不能幹，連驢都套不上。

妻：那是套驢耽誤的嗎？

張：別說啦，趕快刻牌子去佔吧。

妻：刻牌子還能來得急啊！等你刻完了荒也沒有啦。

張：那怎麼辦呢？（急想一下）就用劈柴也行，先釘上，完了再說，快點去抱他一抱，我去拿鎬頭。（二人都下）

張：（拿兩把鎬頭上）快點，那麼慢，拉屎吃也趕不上趟。

妻：（抱劈柴上）還不得挑一挑，像這樣粗的怎麼能行啊。

張：快點走！（跑在前）

妻：（將出門）不行呀！不行呀！

張：怎麼不行釘上就妥了嗎。

妻：這上面沒寫名怎麼辦？

張：這可怎麼辦！就這樣先釘上再說，要等寫完什麼都沒有了。快走。（二人下）

第 三 場

（李、李大、生、甲、乙攜鎬頭舞上，唱）「第五曲」

（一）刨一鎬頭翻一翻，深刨細翻土又渲，

見着石頭往外撿，撿淨石頭土美滿。

想要秋天多打糧，再用犁杖趟幾遍。

（二）綠綠黃黃大地上，開荒要比熟地強，

種上雜糧長的好，種上大田長的壯，

滿倉糧食不愁吃，有吃有穿真喜歡。

生：哎呀！咱們開啦不少啦，大大歇歇再幹吧。

（衆歇歇，李老頭繼續刨）

甲：老李大爺歇歇再幹吧，別累壞啦。

李：累不壞呵。我的骨頭幹出來啦，有的是勁，幹吧，刨一下是一下。

生：還是抽袋煙再幹吧。

李大：歇會就歇會吧，忙什麼。

生：你看你兒子都怕你累壞了，快過來坐坐吧。

李：好呵，抽袋煙再幹，（看看地）這個地板真不錯呀。

生：種上大豆那才願意長啦。

甲：種什麼都行，你說種地瓜不長？是種穀子不長？苞米高粱什麼都行。

李：下上糞好好侍弄侍弄什麼都長，比好地還強啦。

生：大伙加油幹多開一畝是一畝，不叫它剩下。

衆：一點也不能叫它剩下就是啦。

（張聲：快走，你聽見沒有。）

張：（跑上滿頭是汗）大伙少開點吧，多下點糞不就有了嗎！

李：多下糞就有啦，下糞是下糞，當然一點也不能叫他剩下。

妻：老李大爺你別那麼不留情，大伙少開一點不就有了俺們的份了嗎。

生：哈哈，還有的是荒呵，就怕你沒有那麼大的能力，你能開多少就開多少吧。

妻：（驚喜）呵！趕快，你看你那個傻氣，站在那兒幹什麼？把鋤頭放下釘厥子。

（張忙放下鋤頭四面看看二人釘上）

李：你們兩口子釘厥子幹什麼？

妻：佔荒唄！你們都開啦還不讓俺佔。

甲：你看那個佔上了，誰不是開多少就是多少麼！

生：不用佔，能開多小就開多少。

甲：那不行呵，好佔的話還有你們的份呵。

生：不用佔能開多少就有多少，再說：你先佔上不開，那別人想開也開不成了，那不就誤開荒種地了嗎？

衆：那可不行。

李：哈哈你們倆口子真是蹲着茅房不拉屎，佔着雞窩不下蛋。

（張妻二人面赤紅）

甲：真是屬燒火棍子一頭熱，淨想好事。

生：（對衆）行啦，（對張妻）只要你們倆口子下決心幹活，日子管保能過好起來。

張：（找話說）老李大爺你能幹動嗎？又有兒子又有孫子也應該享享福啦。

李：享福！共產黨來家不講閒吃懶坐，再說我也能幹動，你們大夥看，（舉鎬頭刨地）

唱「第五曲」

別看我老可能幹，幹的我老頭心喜歡，
喜的是荒地開成了，咳！我家又多幾畝田，
地多全靠來勞動，勞動致富真光彩。

衆：有勁，有勁。

生：我還忘告訴你們兩口子，政府快要發地照啦。

妻：怎麼！地照？

張：地照！哎，有了地照可就好了，（思索一回）這個煞燕子差點叫他騙着了。

衆：叫誰騙着？

張：孫德盛這個狗養的，我想到老李大爺打聽打聽，開荒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是他……

衆：他怎麼的啦？

張：他說開荒當不了年年分，還說按生產計劃要糧。

妻：他還說誰有就得往下平，這就叫作共產目標。

李：這個驢商的，還不老老實實的給我幹活，真他媽找事。

張：生產委員你看這怎麼辦？

李：我看把他找來問問。